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趙氏易說卷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吳士英

易說卷三

宋　趙善譽　撰

下經一咸至革

咸卦說

咸說者皆曰咸感也六爻雖有不當其位而陰陽皆相應所以為咸殊不知艮下兊上内止而外說也内止則其感為无心外說則无感而不通以其本于无心故為感之至也是以艮之三爻皆以有應而不能止為戒九

四上六皆以不中而有應為戒惟九五剛健中正在兊之中而與艮之六二為正應然後有咸其脢无悔之辭則以其應之本于中正而无心于感也易之爻象或近取諸身逺取諸物以發明一卦之義惟上艮下艮與𠎝下艮上兊之卦則專取一身以為況艮自趾腓限夤身以至于輔咸自拇腓股心脢以至輔頰舌其爻皆有自然之序而皆以艮止為主則聖人所以曉天下後世者亦切矣何謂拇足之大指也何謂腓足肚是也股在腓

上故先言腓而後言股皆行而動者也心則思而動者也輔與頰舌則言而動者也咸雖以相應爲感要不可以動而有心也惟脢之在背非有欲者也非動而求感者所謂艮其背之意也九五剛中得位而下與艮體之中爲正應非如九四初六之皆不當位又非如上六陰柔之至而下應九三不中之剛其所感中正必无私與故曰咸其脢言在背而非所見者亦感之則可見其无心之感爲至也象所以言志末也者謂有志于感則末

也初六之象曰志在外九三之象曰志在隨人皆惡夫志之動也初六以隂柔居艮止之始而上應九四則是不能止而欲動者也故曰咸其拇言其有動足之漸而所感者淺也六二以隂柔居艮止之中而上應九五亦非能止者也故其動而求感如腓之行則先動安得不凶故曰咸其腓凶居吉言求感則凶惟静而不動則吉也九三居艮之極而上應上六有止極而妄動之象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言不能止而如股之隨足則往必

吝也此皆因艮體之有應而為之戒也九四以陽處陰既非其位而在兌之初下應初六未能至於无思之域者也故惟貞吉而後悔亡不然則凡隨其所感憧憧往來而未嘗暫已者物各以其朋類而從爾之思矣知物之來各因其思則一心之間非正安能吉而无悔哉孔子從而釋之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言當正心于未感利害之先則湛然不為物役也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而下應不中之九三誠之不足而欲以言語說人者也

故如咸其輔頰舌徒滕揚其口舌而已此又以其見體所應不中而為之戒也聖人于九四先言貞吉而後悔亡至九五則直言其无悔既于九四戒其有思之失又于九五明其无心之理則咸其可以有心為哉

恒卦說

說卦曰震動也巽入也巽入而静未足以盡常久之理惟動而不失其常斯能久于其道故曰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皆

因動而見其常也象亦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所以鼓舞萬物也雷厲風飛可謂動矣而其所謂恒者未嘗變也故君子體震之動而出與物接體巽之靜而入與道俱動靜出入未嘗不易而所立之方則不易也方猶所也不易其所則于易之中而有不易者存也此所以為恒也艮止也若无與于感也然惟艮在内而說于外斯足以為咸以是知相感之至不必動而求感也巽入也若可見其恒也然于巽在内而動于外斯足

以為恒以是知有恒之至必于動而後見也此皆以成卦言也非必專取男女長少之上下以别咸恒之義也若夫以六爻言之則内外之卦有宜言應者有不宜應者有爻雖應而位不應者此咸之六爻所以有凶吝而恒之六爻亦多凶也初六九二九三皆巽體也初六在巽入之下求恒而過深者也雖有九四之應而以隂居陽位銳于初而不能恒也故正固則凶而无攸利九二在巽之中雖不當位而上有六五之應能合乎中者也

故悔亡九三雖有上六之應而重剛不中居巽之極重剛則不能退巽柔則不能進或進或退不恒其德者也故或承之羞而貞固亦吝九四六五上六皆震體也九四在震之下動之主也然以九居四又與初六爲應非可恒者也故如田而无禽雖動而无益也六五在震之中動而不違乎中者也故曰恒其德貞然以陰柔而下應九二則是尊從畀陽從陰也故又曰婦人吉夫子凶上六在恒之終而居動之極又下應九三不中之剛是

以妄動為恒者振奮不已將失其恒凶之道也嗚呼知震巽之義然後可與論恒矣

遯卦說

先儒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反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在後而不及是以危也諸家之說往往如此然易于初爻或曰咸其拇或曰壯于趾或曰艮其趾皆以初為義未有以為在後者也惟既濟之初九曰濡其尾未濟之初六亦曰濡其尾則以初濟

與不能濟為喻亦未嘗以初為在後之象也況遯之為卦以二陰浸長而陽當遯為義初六陰之方長也何預于陽而以為遯之在後者哉其實遯之六爻于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皆以遯為善所以為君子慮也于初六六二陰之浸長則皆有戒之之辭所以為小人戒也泥夫一卦之名而不察其剛柔之異此學易者之通患也何以言之首者初也尾者終也初六當遯之時而一陰方長其勢甚壯也聖人慮其乘時而不已于是為之戒曰

遯尾厲言當遯之初陰柔雖可進而終則危厲如于二陽之長而先戒之以八月有凶之意故曰勿用有攸往而象亦曰不往何災也黄中色也牛順物也革則固也六以柔順居二又在下卦之中所謂黄牛也執之用黄牛之革者謂有此中順之德執之當固也六二陰既浸長而逼近九三所以戒其中順而固守也勝升證切説吐活切曰莫之勝説言惟執中順如革之固則莫能勝莫能説也象亦曰固志也甚言陰柔之不可妄進也自

是以上則皆言陽之當遯宜知幾而遠避故九三近於二陰則係之而有疾厲九四遠于二陰矣則君子有好遯之吉九五以剛中正去二陰為益遠故曰嘉遯貞吉上九以陽剛超乎六爻之上去二陰為絶遠故曰肥遯无不利六爻之義豈不甚明哉初六九四剛柔之應也六二九五剛柔之應且正也他卦多以有應為善而遯之九四乃以好遯為君子之吉則是不必應于初也九五又直以遯為嘉且吉則是不必應于二也聖人于遯皆

不欲陽之應于陰如此而彖辭又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亦謂五之當位雖與二應而與時偕行當遯則遯不必專于應也亦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嗚呼何其戒謹于君子小人之際哉

大壯卦說

晉卦說

明夷卦說

先儒言凡卦皆以五為君位惟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

而无民故以上六當之而五為切近至脂之人因以五當父師之任以明處之之道是未免以六五之言箕子而併以上六為君位也且其說既以六四為近君之大臣矣而又增父師一爻于大臣之上其可哉上六之為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者以其處明夷之極故原其初之能照四國而深惜其後之失則蓋取日為喻以見明夷之極雖如此然非其本不明也六五之言箕子者不欲于君位而言明夷故言君子之處明夷之時者當如箕子之正

其志也大抵明夷之卦最為難說故古今解者往往有大礙理處如九三一爻自王氏以至近時程氏楊氏漢上朱氏諸家皆以為去闇主湯武之事且以南狩謂前進而除害得其大首謂獲其昏闇之魁首嗚呼聖人忍言之哉易更三聖將以為天下萬世大訓安得有此言哉夫離在坤下有日入地中之象故謂之明夷九三居下卦之極在離之上其明有復出之漸焉故曰于南狩言當往于離方也得其大首言復向于明方則將得其

端緒之大者也然猶在坤之下而未能遽出惟當守正俟時而不可以欲速故曰不可疾貞凡去昏而復明者皆若此非必專為人主言也而直謂之湯武之事何哉要之所謂明夷者不特遭時之昏闇人有蔽于物汨于情者皆足以傷吾之明也初九明夷之初也故君子見幾而避之六二離明之中正也故傷不至于甚而用拯馬壯吉馬者健順之物健則能正其志順則能晦其明其為吉也何有初九六二九三同離體也故皆言明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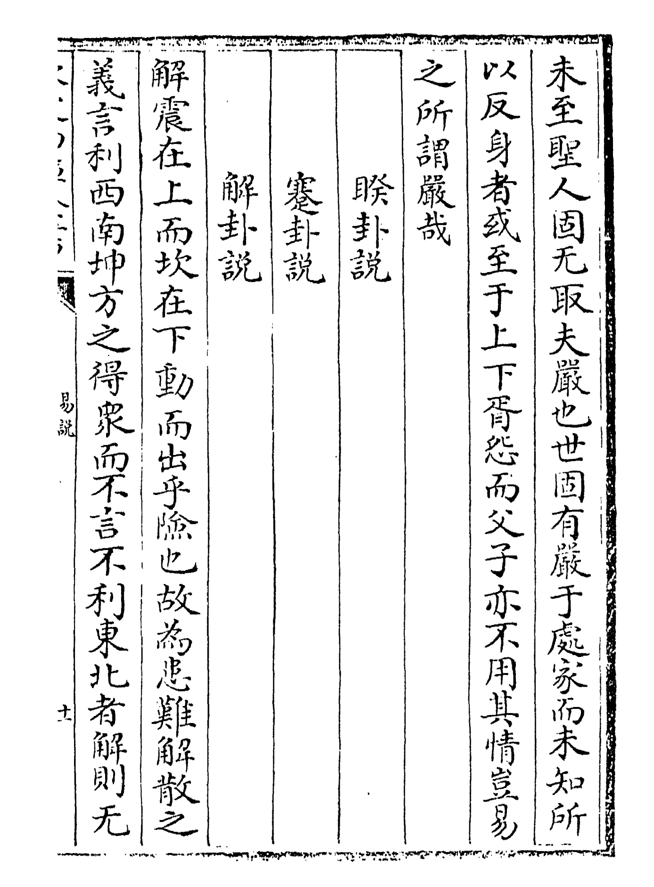
之可以復自六四以上則坤體所以傷此明者也故于六五言利貞于上六言失則唯六四在坤之初近明夷之君故言能獲其心意則當出門庭以避之聖人惓惓為明哲之慮也如此學者其无惑于傳註之說哉

家人卦說

家人之卦不惟九五六二兩爻各得其內外之正位而六四一爻亦當其位焉同人之言柔得位得中謂六居二也小畜之言柔得位謂六居四也今卦惟二陰爻而

一居二一居四可謂隂柔各得其位矣此彖辭所以言男女正而卦辭獨曰利女貞者也豈惟卦辭然哉六二以柔明居中故无所遂事而在中饋貞吉所謂惟酒食是議也六四以柔居巽下故能富家大吉所謂家之肥也夫子釋六二之吉既曰順以巽而釋六四之吉又曰順在位豈非女子之正莫大乎順哉常試論之正家之道莫若以嚴彖于父母皆謂嚴君而王假有家必歸于剛健中正之九五欲其嚴也家人過嚴而嗃嗃則雖悔

厲而獲吉婦子嘻嘻而失節則必至于終吝欲其嚴也初九正家之始必防閑而後悔亡上九家道之成威如終吉亦欲其嚴也嗚呼嚴則是矣其所以嚴者不可不知也風自火出風化自内及外之象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風化之實係乎已之言行也上九先言有孚而後言威如誠信足以感之而後足以服人也夫子從而釋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威豈剛嚴以求人之畏哉則亦在于反身之誠而已然則言行之不謹而自反之



未至聖人固无取夫嚴也世固有嚴于處家而未知所以反身者或至于上下胥怨而父子亦不用其情豈易之所謂嚴哉

睽卦說

蹇卦說

解卦說

解震在上而坎在下動而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義言利西南坤方之得衆而不言不利東北者解則无

所不利也先儒曰无所往其來復吉謂難已解无所為則當修復治道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其言大畧與舊註同然求之彖所謂得中之辭則似有未盡其實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為下卦之坎言之也有攸往夙吉為上卦之震言之也方其在險而无所往故來復于中而吉以其陽剛之在中也及其出險而之震則有攸往矣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之初爻而可以動也其未解則來復蹇之所謂來反

也其既解則有功蹇之所謂利見大人也蹇發其端而解言其詳不可不詳玩而深思也夫當既解之時已出乎險而動乎上故坎之三爻必有應于上為吉而以无應于上為有咎蓋无應則不能出乎險也震之三爻則以動之初終為等差雖動至于極而无不利蓋已出乎險非動則不足為解也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凡于震體必有戒之之辭令獨不然者以其自坎而進于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則其動必不妄也初六當解之時以

柔而上應九四之剛剛柔之相際也故无咎九二當解之時以剛中而上應六五之君羣陰之所歸附也故如田之獲三狐焉狐陰類謂初六六三上六三陰爻也得黄矢貞吉則以其得中直之道也六三當解之時而上无應又以六居三陰柔不能解難而僭居陽位者也故如小人乘君子之器適足致寇而已此下坎三爻之别也九四當解之時而在震之初宜其足以解難也然以陽處陰其位未當僅能出乎坎而又下應初六故但能

解而拇言所解者在下而微也陽剛而動進而不已則朋類自孚故又曰朋至斯孚六五去坎既遠又以柔在震之中下與九二之剛中為應則動協于中而能有解者也雖小人亦交孚而退聽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以隂柔之至而在震之極當解之時動而不過者也隼高飛之禽又在高墉之上似未易獲也而君子待時而動雖射隼高墉而獲之則其能動而有成可知矣此上震三爻之别也夫子于此所以詳言君子

待時而動者正所以發明震動之爻為天下萬世訓耳

損卦說

陽實有餘而陰虛不足故損益之卦皆以損陽益陰為義損自泰來者也損三之陽以益于上故下乾變而成兌上坤變而成艮所以謂之損以其損下而益上也益自否來者也損四之陽以益于初故上乾變而成巽下坤變而成震所以謂之益以其損上而益下也莫吉于泰而益上則損莫凶于否而損上則益則是上可損而

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明矣損下益上固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則損下有時而不能免此損之名所以不廢于易也許行謂滕有倉廩府庫以為厲民而自養者知損下之不可而不知易之所謂損也損之一卦雖以下卦之陽益于上卦為名然艮體在上有知止之義兑體在下有説順之義上知止則无過取下説順則非強從上止而下説然後可以為損則夫非止而説者烏可以損下哉益之彖曰

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今損下而下亦說則損之道豈剥下奉上之謂哉故損之所謂有孚以三陽三陰之相應而交孚也上下交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所謂可貞以二五之正應也九二剛中則能應乎上六五柔中无求于下斯可以有攸往矣是亦以其上知止而下說順爾曰曷之用謂在上而知止无所用于益也曰二簋可用享謂在下而說順雖二簋之微亦以享于上也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言陽在上有以先之也曰二簋應有時損

剛益柔有時言說應于下其損有時而非過于損也此

卦彖之大意若夫六爻雖以損剛益柔為義亦各因兊

艮二體而為之辭初九陽居陽位在兊之始而應于六

四其損下以益上必矣損不可過故戒之以已事則當

遄往酌而損之可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于六五亦損下

以益上者也說而應乎正則利過此則凶故不損而益

之則為不失其中矣六三在兊說之極居損剛之位故

曰三人行損一人言下爻三陽而損此一爻也一人行

則得其友言九居上而六居三則一陽上行六三有應為得其友也象曰三則疑者言三陽之盛極必損故疑之也此皆以兑體言之也六四以隂居隂在艮之始而下應于初知止而不妄求者也故初之益上其損雖疾而此无過求焉則彼已已事而遄往此亦无咎而遄有喜矣舊註古者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故曰十朋之龜六五在艮之中柔得尊位下應九二又剛上而尚賢故或益之多雖十朋之龜弗能違也象曰自上祐也

而不言九二之應者益上之爻止以上九為主也上九雖在六爻之極而實艮止之陽非過亢者也損終必益而又為益上之爻故不損而益之非特无咎利貞而已且利有攸往而无有内外无不臣服宜矣此皆以艮體言之也

益卦說

損之卦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又曰可貞利有攸往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諄諄于訓戒之際盖如此至益之

卦辭乃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兩語而巳是知當益之時上以順而益下下以動而應上上損而下益自然无所往而不利所以其辭寡也損以下卦之陽而為上卦之上九則上九者損之所由以成也故上九弗損益之利有攸往而六五比于上九乃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上祐者言自上九以益于六五也益以上卦之一陽而為下卦之初九則初九者益之所由以成也故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而六二比于初九亦有十

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外來者言初九之陽本自外卦來而為益也或曰自上祐或曰自外來其言損陽以益陰則一也然損之六五謂之元吉而益之六二謂之永貞吉者益以六居二陰柔之至故戒之以永貞也易中諸卦或言利有攸往或言利涉大川未嘗併是二者而言也卦辭雖言利矣而爻辭或未必曰利則利故未嘗輕言也惟此卦辭既併言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初九又曰利用為大作元吉六四又曰利用為依遷

國至于六二曰王用享于帝六三曰用凶事无咎豈非益下則利乎九五剛健中正位乎天位又以巽體而得六二之正應損上益下之主也故剛實有孚而惠發于誠心勿問而自然元吉下亦懷我之德而大得其志此蓋益道之大也上九以陽剛而處益之極有求益无已之意外卦之陽既以下益而為初九則上固不可復求益也故莫之與而傷之者至而象亦推言益之來本自于外也是以初九六二六三皆震體而在下卦蒙益者

也故三爻皆吉而无咎震之成卦由于初九則初九震之主可以有為者也故在益之時則利用大作六二居震體之中而近初九之陽得十朋之益者也而又上應九五故有享帝之象六三居震體之極幾于躁動而凶然有上九之正應則是有孚也六雖居三而應于巽動必以順是中行也是以告于公上而達其誠上下之所固有也雖用之凶事以濟大裁亦无咎也四本陽爻也損其陽而下益于初故為益則四者損剛之位也又下

有初九之正應故六四雖柔而不失于中行是以告公上則九五之所樂從也四本陽而移于初有遷徙之象焉故曰利用為依遷國亦以其志之在于益下也然則損上益下之惠其本發于九五有孚之心而其效見于大作享帝救裁遷國之際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日不知此理哉

夬卦說

舊註曰揚于王庭其道公也故先儒因之曰小人衰微

君子道盛則當顯行于公朝然彖釋揚于王庭乃曰柔乘五剛何也蓋大壯四陽也君子雖道盛而九五之德猶未同也故戒其利貞而未足以決去小人夬則五陽也四爻以陽剛之德進于下而九五以陽剛之德應于上有剛中之君以為之主然後可以出命而決去小人也曰揚于王庭謂必有君命而後可也曰柔乘五剛謂必有五剛而後可以決柔也自昔君子恃其公論之勝鋭于誅斥小人而不量其君之不足以有為未有不召

禍者不知易之過也曰孚號有厲言雖有君命又當至誠誠號于衆彼知決去小人之難而或有危厲也曰告自邑言當自治以盡其在我者也曰不利即戎言不勝其忿而以兵戎則適以趣亂也唯知其難如此其利害如此然後可以決去小人故曰利有攸往此乾下兌上聖人所以默寓健而說決而和之意也使徒健而不說決而不和何足以成事哉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戒乾陽之輕進也今夬之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為

答當夬決之時戒之尤切也大壯之九二曰貞吉陽居陰位而在乾之中剛而不過故言其正則吉也今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當夬決之時尤戒于陽剛之過故必惕懼誡號而後可以无憂也大壯之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以其處健之極重剛不中故詳言用壯不用壯之得失以戒其剛之過也今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頄顴也壯于頄則怒之見于面者也欲決小人而輕發易怒取凶之道也

是小人用壯也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言君子當其可決而決之其處已雖已特立獨行而其待小人未嘗不和雖若為小人所濡而可以有愠然決之而和何咎之有亦所以明用壯之得失為君子訓也大壯與夬皆陽盛之卦而下卦皆乾故其爻辭略同而于夬戒之尤至可見聖人之心惓惓于君子小人之際也

九四陽居隂位又以兌體而乗乾陽之剛乗剛則不能安故有臀无膚之象隂柔則不能進故有行次且之象

宜其有悔也然能牽引下卦之三陽以助九五之決則可以无悔故曰牽羊悔亡亦大壯以羊喻剛之義也聞言不信則以其兑陰之體也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有諸陽之助故其于柔也當決而決如莧陸之易去要必中行而後无咎也象所謂中未光者亦恐其決之過也上六處夬之極小人必去不必諴號而小人之凶可必也故曰无號終有凶又所以深為小人戒也

姤卦說

臣嘗于復卦論立卦之名以為聖人于一陽之生曰復謂本有而復來有幸之之辭于一陰之生曰姤則若始相遇然有愕之之辭蓋聖人進君子退小人之意也今觀姤之卦辭則此意益可知何則陽至于四畫而後謂之大壯陰始一畫爾而卦辭已曰女壯又戒之以勿用取女彖又曉然釋之曰不可與長也則聖人防微杜漸之意為何如哉姤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坤一交于乾而為巽故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理然方來之陰漸

長則為遯又長則為否極而至于六五則為剥矣剥則其凶有不可言者故聖人于其微而戒之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而姤之卦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其意一也柅止車之物也以金為之固之至也豕陰躁之物也當羸弱而猶蹢躅則其性然也初六之辭曰繫于金柅貞吉言一陰之長當固止于初則吉也有攸往見凶言浸長不已則為凶也羸豕孚蹢躅言雖應于九四有剛柔相孚之意然其中實躁動不可謂陰之微而忽之也既

言固止之為正吉又言其不止而往則凶其為小人之戒明矣猶恐常情忽于其微而不戒也復言羸豕之蹢躅以見小人之情狀嗚呼聖人之慮天下後世何其切哉當姤之時小人故不可使之進為君子之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也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征而又于九二九四九五皆言所以包制陰柔之理魚陰類也九二比于初六故言包有魚則无咎九四遠于初六故言包无魚則起凶杞高木而大葉瓜則生于地者也九五剛

中在上而初六在一卦之下故有以杞包瓜之辭九三重剛而不中在下卦之極近于驕亢而不能畜下者也故居不獲安而進亦不果惟自知危厲則可无大咎上九以陽剛而居一卦之終尤高亢而不能畜下者也故如角之窮而不免于吝幸其去陰之遠可以无咎而已皆所以為君子待小人之訓也雖然九二之言不利賓何也賓者主之配也爻之陰陽固欲其相配惟姤之時則惟恐一陰之長故義在包制柔而豫防之不可與之

為配以引其進也與卦辭所謂勿用取女之意同獨此時為然也故曰不利賓又曰義不及賓也九四之言遠民何也文言論乾之上九曰高而无民謂下无陰也繫辭論陽卦之竒曰陽一君而二民謂二陰畫為民也今五陽而一陰在下固非无民九四當與之為應而近巳為九二所包故曰遠民也九五之言含章有隕自天何也含章者坤順之道也九五之制一陰能如以杞包瓜則陰必不至于剥陽而有坤順之美不然陰長而无以

包制之則剥道將成而九五非所利矣故曰有隕自天所以豫為之戒也象曰志不舍命者雖當五陽之盛可以包制一陰而必立志自我恐懼修省而不敢忘難諶之命也說者或謂有隕自天為天之生賢或謂天降之祥或謂有隕越者自天隕之豈未之思乎

萃卦說

陽居五而五陰從之故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故為萃二卦若相似也然聖人于比之彖止言下順從

以明下卦坤順之美又言剛中以明一陽之在五而殊不及坎險之義至萃之彖乃曰順以說剛中而應則併兌說坤順二體言之何哉比者衆隂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以一陽之在尊位而上下應之故專以剛中下順為言而不及于坎險非无取于坎也方其剛中未出于險則可見天下之始附雖不言險而坎險之實寓焉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又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皆始附之意也萃者二

陽相比羣陰聚而歸之君臣同德而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而上説則不足以為萃豈止二五相應而已哉此所以必兼言二體也所謂利見大人亨利貞言君臣陽剛同德之利見也所謂王假有廟用大牲吉萬物盛多而後能備禮也所謂利有攸往順天命者上説下順則動无迷于天理也是故六爻之義皆以陰陽相應相比為吉葢當説順萃聚之時説極則易憂順極則易乖聚極則易散君子所當警戒不虞而有惡于不相親也

當萃之初陰必聚而歸于陽令乃以六居之則是陽位而陰爻也故有孚而不終陽實不足也志亂而若號陰柔而不能无疑也然而上有九四之應進而相遇則握手一笑可矣无䘏而往則无咎此言初六雖不當位以有應而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位而應于初六故亦曰大吉无咎象又曰位不當也六二陰柔得中得位而應于九五者也故能引初六之陰以亨于上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者言誠意足以亨上也升

之九二亦應于六五則亦有孚乃利用禴之辭其義一也九五陽剛得中得位而應于六二者也故其萃有正應之位不待相孚而无咎惟元永貞則悔亡也比以九五一陽為主故卦辭有元永貞之言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彖象之辭无非一理所貫也六三陰不當位處順之極而上无應其乖易致故萃而嗟无有所利然當萃之時而上比于二陽為可親也故又言往則无咎小吝而象亦曰上巽也上六陰

柔之至處説之極而下无應其憂易生故至于齎咨而涕洟然當萃之時而下比于二陽終得其所親也故卦辭曰无咎而象亦曰未安上也雖然九五之萃有位而象以為志未光何也九五萃之主也九四之所比而衆陰之所由以萃也而其應獨専于六二之一爻則是有位所應為有限其志為未光豈易所以為萃乎聖人慮後世泥于剛中而應之辭而不深察夫順以説之理故于九五之象發之

升卦說

艮止也坤順也艮有不自滿之意故內艮外順而為謙巽入也亦順也巽有不自高之意故內巽外順而為升以其謙也故曰地中有山以其升也故曰地中生木其為自卑自下則一也謙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而无凶悔吝之辭升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九三雖不言利與吉而亦无凶悔吝之辭雖以上六之冥升亦利于不息之貞則內巽外順之効雖然巽在坤下不言

地中有木而曰地中生木者巽有漸進之義木之生于地則亦以漸而已故又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然則非巽而順安得謂之升哉初六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故曰允升大吉言其必可升也九二在巽之中而以剛中應于六五故曰孚乃利用禴言其誠之足以享上也與萃之二五相應而曰孚乃利用禴同意九三以陽剛居巽體之上而正應于上六往无所疑也故曰升虛邑言其莫之違也六

四與初雖非其應而以巽柔上合于同類之坤非无民也故如太王之享于岐山六五雖柔居尊位而下有九二之正應故貞而獲吉如升階之易夫子于諸爻之象曰上合志曰有喜曰无所疑曰順事曰大得志无非以其上下巽順之相應也上六以坤順之終而在升之極昧于進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冥升然進德則不厭于升也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坤柔惟患不能永貞令貞而不息則何不利之有象所謂消不富者如不富以其鄰

之類言坤之陰虛也冥升而不知止則消矣欲其弗消唯不息之貞乎

困卦說

陽剛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卦唯三陽而皆為柔所揜故曰困雖然坎上巽下亦柔揜剛也而必兌上坎下乃謂之困何哉天下无常困之理君子有處困之道困雖君子之所不能免也而不失其所亨則必有道也坎險也兌說也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于處困

也何有此聖人名卦垂訓之意也故夫成卦雖以柔揜剛為義而六爻唯陽剛而後為善蓋非陽剛不足以出乎困也初六以陰柔在坎險之下故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言不足以出險也六三以陰柔在坎險之極而又承乘皆剛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言進退皆不可而上六亦不應也九二以剛中而合九五然陽居陰位在坎之中未能出險故曰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困于酒食如需于酒食

之意言未可以有為也朱紱王者之服利用享祀言其
剛中有合足以享上也可以待上之來求而不可以求
合于上故又曰征則凶而无所咎此皆困坎體而為之
訓也九四以陽居隂其位既不當而下有初六之應其
柔又不足以出險故有來徐徐困于金車之吝然而曰
有終者則以其體之說才之剛也上六以隂柔之至在
困之終說之極故困于葛藟于臲卼然而曰動悔有悔
征吉者言動而能悔其有悔則往而可以出乎困也亦

以其在險能說而困極則通也唯九五以剛健中正居說之中為卦之主而下有同德之九二善處困者也故雖上下皆揜于陰如劓刖之傷而不失其說而利也赤紱人臣之服在困而于赤紱則君能下下也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言君臣相說則其中受福也此皆困兌體而為之訓也九二言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而九五言困于赤紱利用祭祀于以見當困之時唯君臣交孚而後足以有為也要之五爻皆不言吉而獨于上六言征吉處

困之道要當俟時而不可欲速也聖人于九二曰征凶于九四曰來徐徐于九五曰乃徐有說而于上六始有征吉之辭則處困而求出乎困其可以欲速哉

井卦說

坎與乾坤震艮巽離兌交而成七卦反對而成十四卦坎又自重而為一卦然坎上之卦凡八惟比取五陰之附一陽既濟取水火之相交為義其餘震遇坎則為屯乾遇坎則為需艮遇坎則為蹇兌遇坎則為節坎遇坎

則為習坎皆取遇險之義至于巽遇坎乃獨以為井何也井亦坎陷之義也以巽入而在坎陷之下其陰柔不足以濟險也故聖人不言險而特取巽水上水之象以明巽之亦可以出險而濟物也孔子于屯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于需曰剛健而不陷于蹇曰見險而能止于節曰說以行險于坎曰行險而不失其信皆示人以處險之道也于井雖不言險而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是亦出險之意也卦既以巽能出險為義而井又以上出為用

此井之六爻所以惡下而欲上其次第皆可得而言也故初六以陰柔居巽之下而无上應入而不能出者也故有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之象九二居巽无應而比于初趨下而不能上者也故有井谷射鮒甕敝漏之象九三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上又有上六之正應故雖井渫不食而可以汲能求王明則受福矣至于六四陰柔雖不能濟物然出乎下卦之上而又柔得位故如井之甃能自脩而可以待用九五陽剛中正雖未出坎而為坎之

主所謂天一生水者也其兼濟萬物實本乎此故如井冽寒泉之可食而象有中正之辭上六居坎之上又在一卦之上水已上井而可濟物之象故曰井收勿幕言汲取之不可覆幕也雖然上六言井收勿幕而繼之以有孚元吉則又何也天一生水而為坎坎陽卦也故井之六爻每于陽爻則言水如九二射鮒九三之可汲九五之寒泉皆以水為言也初六在下而乃曰井泥六四雖當位而第曰井甃皆言井而不及水則以其二爻皆

隂也上六雖亦隂爻而下與九三爲應陽實有孚而應在于上也水之上出莫此爲吉此所以爲元吉而孔子以爲井道之大成也嗚呼知有孚之辭爲九三而言然後可以論井養不窮之理矣

革卦說

甚哉革道之難也兌澤也水也坎險也亦水也革之爲卦既取水火相息爲義然不取坎上離下而取兌上離下者以變革之難非内明而外說則不可也内明則見

理必盡外說則無咈于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卦辭曰已日乃孚言革之初未必孚也曰元亨利貞悔亡非元亨利貞則必有悔也孔子從而釋之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則革而不當未有无悔者也當革之際求信之難如此求其无悔之難又如此則革其可以易言哉卦之六爻唯二五中正相應所謂大亨以正者也故六爻之中唯此二爻為善蓋以六居二而在離明之中則所見不偏必无過舉故曰已日乃革之可以征吉而

无咎以九居五而在兑說之中則所存剛實必无不信故一時丕變如虎文之炳著雖未占而有孚下言征吉上言有孚則中正相應之辭也當革之時而必在于内明外說居中得正而又上下相應則革道之難益可見也是故初九以陽剛當革之初未可革而欲革者也故曰鞏用黄牛之革而象曰不可以有為言當固守中順之道也上六以柔順而當革之終從九五而革者也故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象亦曰其文蔚又曰順以從

君言革道之成君子從上之德如豹文之類虎而小人亦革面以從君也其曰征凶居貞吉者又言革之不可以過也至如九三陽剛而不中故有征凶貞厲之戒必革言三就而能從衆然後可以有孚九四以陽居隂位故必悔亡而後有孚可以改命皆所以明革道之難也噫後世好名喜功之說勝君臣往往厭于持循易于改作而不復知聖人所以畫卦垂訓之意雖欲无悔得乎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趙氏易說卷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汝明

易說卷四

宋 趙善譽 撰

下經三

鼎卦說

易中以畫取象命名者唯三卦頤也井也鼎也其取象雖不同而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博故特取象以示人耶頤取諸身者也故以艮止震動為卦井與鼎取諸物者也故以木巽水則為井以木巽火則為鼎其

取義雖不同而皆以上爻為吉豈非致養之道必于其終而後見也就三卦之中而別之唯井鼎之義最為相近水以汲而出井為用故上六勿幕而元吉食以亨而出鼎為用故上九玉鉉而大吉井以陽實為天一之水故九五言井冽寒泉食鼎以隂虛為耳受鉉之象故六五言黄耳金鉉利貞皆以在上為吉也井以初六為泥鼎以初六為趾皆以在下為言也井之九二无應故言谷射鮒而甕敝漏鼎之九二有應故言有實而終无尤

井之九三有應故言井渫不食而可用汲鼎之九三无應故言雉膏不食而其行塞井之六四不應於初故為井甃无咎鼎之九四與初為應故為折足覆餗此則以其剛柔之應否而異其辭也要之鼎以虛受物耳以虛受鉉皆惡夫實而自滿也九二九三九四鼎也皆陽實也故二以有實而招疾三以行塞而不食四亦折足而覆餗皆以其不虛也以九處二陽非其位而比於初六之陰宜其招仇而見疾也然在巽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正

應初之所不能害也故能謹所之則終无尤以九處三而上无應陽剛之過不惟如鼎之已實不能有容其耳亦實而不行矣故必如方雨而和則悔虧而終吉以九居四陽亦不當位而在重剛之上又下應初六之陰柔不唯剛實自滿而且折其足矣故至于覆餗而形渥三爻之位雖不同其戒于實則一也六五耳也宜虚而受鉉者也宜虚而以陰居之又下有九二陽剛之應是黄耳而得金鉉也象曰中以為實者以其居中而虚所以

能納剛中之實也上九鉉也以九處上居陰履柔而在鼎之終故剛柔得宜而有玉鉉之象此鼎道之成而養人之功博也故曰大吉无不利而象亦曰剛柔節也若夫初六之在下趾也以陰柔而居之弱而顛之象也然在鼎之初則為出否取新之時故雖顛而將以有用如得妾以其子而无咎也及其鼎已有實則不可顛矣故九四應之則有折足之凶義各有取也

震卦說

一陽動于二陰之下而為震故震有亨之理雷洊至則威益加故震有恐懼之義要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一涉于動而吉凶悔吝隨之則動豈可以不懼乎虩虩恐懼貌啞啞笑而不敢出聲之貌震雷虩虩言其動而知懼也笑言啞啞言其懼以致福雖喜而不敢肆也此君子處震之道也初九一爻震之主也又在一卦之初故其辭與卦下之辭相同益可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陽剛而動猶在所戒則以陰爻而居震體可不戒乎六二

陰柔也在動而乘剛危之道也故曰震來厲以柔而動鮮能無失故曰億喪貝以其乘剛之危故有躋于九陵之象以其七變而下卦為艮則知止而不至於妄動上巽下艮其卦為漸則動而不窮者也故有勿逐七日得之辭言必至于艮而後可以无失所以深戒之也六五亦陰爻也來則乘九四之剛往則動極必危故曰震往來厲然以六居五爻雖陰而位則陽也陰陽相濟而居尊得中亦可以无失而有為也故曰億无喪有事言非

在中則不可以有所事亦所以深戒之也蘇蘇神氣驚惕散緩之貌也六三在下震之上妄動而未至於甚者也故必震蘇蘇而後可以有行而无眚索索自失之貌矍矍不安之貌也上六在上震之極妄動而不已者也故雖震索索視矍矍而有往則凶其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言未及其身則當先戒也婚媾有言以其在動之極雖驚懼之早猶不免於小有言也甚言動之不可不戒也若夫九四雖以陽剛在上震之下然以陽居陰位

又承乘皆柔陷於陰柔而不能奮動之象非初九之比也故曰震遂泥而象亦曰未光也嗚呼孰謂君子之動而可以不戒懼乎

艮卦說

先儒之言曰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或曰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又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于欲也艮其背止於所不

見也不獲其身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於物也艮之取義備於此矣雖然重艮之義則未之詳也易以上下卦而分内外者也下卦為艮止於内也上卦為艮止於外也止於内則私欲不動故曰艮其背不見其身止於外則私欲不行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卦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不相應内外無止艮之至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无非為重艮而言之也是故爻之次序雖以趾腓夤身與輔為象其實

下三爻皆以止於内爲言而上卦四五兩爻皆以止於外爲言唯上九在一卦之終處重艮之極則有内外兼止之辭焉初六之艮其趾止於未動之初也六二之艮其腓則不能自止而隨物以動者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不能止於初而力止於終者也然初六之象曰未失正謂私欲之未萌也六二之辭曰其心不快九三之辭又曰厲薰心則三爻皆以止於内者爲言无疑也六四之艮其身謂躬之所行也六五之艮其輔謂口之所言

也言行見於外者也故能止之則於四為无咎於五則言有序而悔亡矣此二爻皆以止於外者為言无疑也動不可過故震之上六則凶止不患於過故艮之上九則吉曰敦艮之吉以厚終者言艮止之極斯能敦厚而有終也此內外兼止之極至也然則艮止之學要必明乎重艮之義哉

漸卦說

地中生木謂之升以其巽而順也故曰柔以時升巽而

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山上有木謂之漸以其止而巽也故曰漸之進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巽貴卑退而與坤順艮止相遇又有地中生木山上有木之象此其所以曰升曰漸皆以上進為義而尤取于剛中而應也君子觀升之象而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觀漸之象而以居賢德善俗則進德之要非卑巽其可哉雖然巽長女也艮少男也以男下女則女歸之象也天下之事進必有其漸然亦有不以漸者唯女之歸非漸則

不可故曰漸女歸吉言必如女歸之有漸則吉也其曰利貞者以二五中正之相應也六爻皆言鴻漸者鴻之進最為有時而其飛翔亦且有序皆漸之義也卦之明漸以女歸言象之明漸以木言爻之明漸則又以鴻言以此知易之取象要以發明天下之理不可執一而觀也干水涯也磐水中石也初六六二皆艮體不妄進者也故初則漸于干小子以為危厲且有言而君子之義則无咎也二則漸于磐飲食衎衎以其居中知止而又

有九五之應故可樂也九三在艮之極而以陽居陽位止極而動不能自止者也故如鴻漸自水而遠之于陸无應于上而比于六四非其配也故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凶曰利禦寇者言九三六四雖不可以為配然艮止巽順可以相保而无害也六四自艮而之巽自下卦而之上卦如鴻之自陸而之木也柔得位而在巽之下无所往而不安也故雖漸于木而或得其桷无咎九五自木之陵則其漸益高矣剛中得位而下應六二故

雖有六四九三之間而終莫之勝也九三比六四故以夫征婦孕而言九五應六二而中有間之故以婦三歲不孕為喻皆因卦有女歸之象而爻有隂陽之配而已升自下而上者也至上六則曰冥升惡其升而不已也漸亦自下而進也至上九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以其進而知退也上九雖居一卦之極而在巽之上巽非好進者也故雖如鴻之自陸已漸于木于陵而復漸于陸則進退可觀矣嗚呼君子所貴于巽者如此

哉

歸妹卦說

震長男也兊少女也以少女配長男故曰歸妹然兊下而震上非男下女之義故曰征凶无攸利聖人於漸曰女歸吉於歸妹曰征凶所以埀訓者明矣大抵兊隂卦也隂柔而說則常患乎不正故兊下之卦陽爻多吉而隂爻多凶如臨如睽如兊如中孚等卦皆然而履之三爻尤與歸妹之三爻相似皆恐其隂柔之過於說也履

之初九曰往无咎此則曰征吉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此則曰利幽人之貞履之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此則於初言歸妹以娣跛能履於二言眇能視而三則曰反歸以娣亦以六三之柔不如在下之陽爻也履為君子踐履之訓而歸妹為女之從人之訓其恐過於陰柔以求說則一也雖然初二兩爻皆陽也而謂之跛眇何也歸妹之時上下卦皆隂爻為主初二雖陽爻而在下實娣之象也況在兑體亦不盡專其事故不過如跛能履

眇能視而已在君子之踐履則以跛眇為非故併言於六三在歸妹之娣則以跛眇為當然故析言於初二其實皆因兊體而為之戒也六三陰不當位而處兊之極柔邪以求說賤者之事也古者謂賤妾為須歸妹而以須之事豈婦人之正哉故曰反歸以娣言不若初九九二之娣為正也九四在震之初動之本也婦人以靜正為德動而求歸則非正也故雖歸妹愆期而不可不堅其待時之志也六五雖在震體而居中得尊位上卦之

主也又下有九二之正應帝乙歸妹之象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言其柔中之德不事乎飾也月幾望吉言必如月之幾望則不至與陽敵也上六陰柔之至在歸妹之終而處震之極夫婦失道之象也故所承无實刲羊无血而不足以奉祭祀此皆因震體而為之戒也震上兊下雖有歸妹之象而兊説震動皆不可以不戒此所以征凶而无攸利者也

豐卦説

交泰時之盛也初四二五皆以剛柔相應為吉而九三在下卦之極上六在上卦之極則皆有戒之之辭慮其泰之極也豐大亦時之盛也初四二五剛柔雖不相應而以明動相應為吉至九三上六亦以明動之極而有戒之之辭慮其豐之極也豐之初九九四皆剛也剛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无嫌于同類也故以初遇四則為配主以四遇初則為夷主夷等夷也亦配之義也曰雖旬无咎往有尚旬均也言雖均為陽爻而往則有尚

也曰吉行者亦往有尚之意也此初四明動之相應也六二六五皆柔也柔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亦无嫌于同類也故以二應五雖其往有不應之疑而六二中正上合六五之柔中則二五交孚矣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以五應二雖六五柔在尊位而能下接六二含章之柔則柔來而有慶矣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九三離明之極也明極則暗故至于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而无所咎沛謂幡幔之屬沫謂星之小者也上六

動之極亦豐之極也豐極則暗動極則凶故至于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覿凶蔀者覆障而致闇之謂豐大其屋謂滿假也蔀其家謂昏暗也滿假而昏暗則人无助已者矣宜其无所覿也曰天際翔者言其高亢也曰自藏者言其自取之也大抵豐卦六爻唯初九六五不言豐而皆吉六二九三九四上六皆言豐而有見斗見沬闚戶无人之戒以是知居豐大之時而有其豐者皆非善處者也故卦辭曰勿憂宜日中

非中則有憂也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豐固不能常也雜卦又曰豐多故也則无事之時實多事之基也可不畏哉

旅卦說

離下震上明以動也其卦為豐豐之上九曰闚其户闃其无人豐大者必失其居也故豐之反對則其卦為旅以其止而麗乎外也山止而火行則有旅之象止而麗乎外則有旅之義豐極而失其居則有旅之漸此所以

名之曰旅也豐震在上陽用事也故曰豐大旅離居上
陰用事也故曰小亨處旅之道莫若正故曰旅貞吉六
二柔中得位旅之正者也故有即次之安有懷資之用
又有童僕之助則以其正而已六五柔得中而合于二
亦旅之正也故能一發而中于離明之德下以得人之
譽而上以得天之命則以其居離之中能自上以逮于
六二之正也其他如初六九四皆不及于中者也故初
則瑣瑣取災而四則其心不快九三上九皆過于中者

也故三以陽近離而有旅焚其次之言上以陽處高而有鳥焚其巢之象三言喪其童僕則視夫得童僕者異矣上言先笑後號咷則視夫終以譽命者遠矣牛以質重致遠亦旅之所資也今以陽亢太過之故而喪牛于易豈復知所以處旅之道哉故卦辭曰喪牛于易凶而象曰終莫之聞也嘗試推之噬嗑之利用獄豐之折獄致刑皆以有震之威離之明也然噬嗑之後繼之以賁豐之後繼之以旅則離明如故而震為艮止明矣明无時

而不然威有時而當止故聖人于賁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于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不留獄知聖人无敢之辭又知聖人慎而不留之辭則知震爲艮之義矣易言用刑之卦反對相繼者唯此四卦而其象辭切至如此則用刑之際可不謹哉

巽卦說

以卦言之則上下皆巽取其上以巽出命而下以巽順命也以畫言之則二陰爻皆在一卦之下而順乎陽取

其從命之順也以其重也故有申命之辭以其二五皆剛也故有志行之辭巽以柔用事故曰小亨然而剛中也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大抵巽以柔順為用在上而巽則可以接下在下而巽則可以事上然皆不可過也初六居巽之下畀退而不中故疑而進退然以六居初非專于柔也故曰利武人之貞九二陽不當位而最在四陽之下巽之甚也故曰巽在牀下然剛而得巽之中不失為事上之道故曰用史巫紛若吉言如祭祀之

用史巫可以達誠也九三處下卦之極而又以陽居陽位雖巽體而不能巽者也故頻巽吝言其頻失而頻巽也此為在下之巽言之也六四以柔陰之至而出乎下卦之上能以其柔巽而接下者也故悔亡而下卦之三爻亦皆順之如田而獲三品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之中盡巽之道得位得中而能行權者也故貞吉悔亡无不利雖其命令初有未善亦先後推究極其終始而後革之也故无初有終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

九陽不當位在一卦之極亦巽之甚也故亦曰巽在牀下非如九二之猶得中也故喪其資斧貞固則凶此以在上之巽言之也世言甲庚之說多矣惟先儒所謂甲者事之始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其說至當不可易也嘗試推之當巽順之時有申命之審宜其出令之無不善也亦無不從也而聖人于九五剛中之爻必及于終始變革之說豈故于此以啓天下後世變法之患

哉蓋惟其巽而後足以行權非巽而行權則自是矣惟巽而中正然後足以更變非巽而中正則生事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又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善觀易者要必詳味于此

兊卦說

巽兊皆隂卦也巽曰小亨而兊不曰小亨者兊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於正故曰兊亨利貞其所以重兊為兊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兊雖

坤之三索而成卦陽剛實為主於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於陽爻九五亦陽爻也而有孚于剥之戒則以其居尊位而下無應也以卦言之則上下皆說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此兩隂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戒也初九陽居陽位而在兊之初剛而不過者也故曰和兊吉九二陽居隂位而在兊之中剛實而有孚者也故曰孚兊吉悔亡六三隂柔而不當位非正以求説者也故曰來兊凶此以在下之兊言之

也九四陽居隂位而不中又下比於六三之隂雖欲商度以説接下而位非所安也故曰商兊未寧然能剛介有守疾其隂柔則有慶矣故曰介疾有喜九五雖剛健中正而下與九二不相應非能得下之説也下無其應而比於上六信于隂柔小人者也故曰孚于剝有厲上六以隂柔居兊之極以不正之説而接引於下者也故曰引兊未光也此以在上之兊言之也上下之説雖不同其貴於剛中則一也六爻之剛柔皆不相應而九五

君位獨以在下無應為戒作易之意可見也故曰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

渙卦説

前嘗論比卦一陽居五而未出乎坎故為天下始附之時萃卦二陽相比而下皆從之故為萬物咸聚之時今渙之為卦巽順出乎坎險之上而二五皆剛中雖未至於萃聚之盛而視九五之猶在坎中者有間矣渙散也言能散夫險難也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則莫能濟故

其下之始附也則為比其離之散也則為渙及其君臣同德而下皆順從也則為萃固自有次第哉比雖吉而未至於亨渙則亨矣渙之亨不過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而已萃之亨則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矣渙之言亨者一而萃則再言之渙之言利者二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而萃則加以用大牲吉之辭以是知比而後渙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坎在巽上以巽而遇坎也柔巽不足以出險故

聖人不言險而取以木巽水之象以為井巽在坎上巽而出乎坎也出乎坎則險難可出矣故聖人取濟險之象而言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聖人所以為天下後世處險之訓者葢可見矣初六以隂柔居渙之初又在坎險之下不足以渙難者也故不言渙而曰用拯馬壯吉言必賴乎陽剛而後足以有濟也象亦曰初六之吉順也以其比乎九二之剛中故言順也九二在坎體而陽剛得中可以少安而俟時也故曰渙奔其机悔亡机所憑

以安者也六三陰居陽位在坎之上而與上九為正應有出乎險之象焉故曰渙其躬无悔以其猶在坎體故所渙惟其躬以其有應於上故象曰志在外也六四在上卦之下而居近君之位巽而出乎險矣故能渙其群元吉謂渙而後得衆也然以陰居陰柔巽之至非能盡任渙難之事故有有丘匪夷之思言未能盡平其難也九五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中故能渙散其難而使號令如汗之洽非如六四之猶有匪夷之丘以其居王位而

无咎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當渙難之終陽亢自高而乗九五之剛則傷之者至矣故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言當已渙之時功成身退則可以无咎也𢎞兵之三爻皆出乎坎險者也於六四曰渙有丘匪夷所思於上九曰渙其血去逖出而王居无咎獨歸之九五則渙難之道非剛中之君孰能盡哉

節卦説

人有所説則往而不能止以其順境在前也説而遇險

則知止矣故兑下坎上其卦為節恐其說而至於過也以爻言之則二五皆剛中亦節之意也雖然渙亦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而彖獨言之於此何哉渙自否來九四之陽來居於二而六二之陰往居於四也陽來居内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往居四故曰柔得位而上同節自泰來九三之陽升而居五六五之陰降而居三也陽升陰降而三陰三陽之分始均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否變則泰渙則將泰之漸也故於剛言來而於柔言得位

泰變則否節則制之於未否也故於剛柔言分而幸其剛之得中義各有在也節之為言制而不敢過也於節而又過之則亦非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初九在兊之下而有應於上不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户庭則无咎九二在兊之中而無應於上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門庭則凶不可出而不出則不昧於通塞故象曰知通塞也可出而不出則為不知時故象曰失時極也六三在兊之極陰居陽位而又乘剛不知節者

也說極則悲故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言皆自取之无所咎也上六陰柔之至居坎之上而又在節之極過乎節者也太過則苦故苦節貞凶悔亡言貞固則凶悔則無凶也孔子以又誰咎也釋三爻无咎之辭而先儒以悔則凶亡釋此爻悔亡之辭與他卦殊不同葢其文義如此不可得而同也初則戒之以出二則戒之以不出一處一出各有宜也三則戒其不節上則戒其太節過與不及其失均也唯六四以陰柔而應於初以坎水而就

於下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也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安節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而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也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也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而人皆美之然後為吉也六三言嗟而六四言安上六言苦而九五言甘則節之道其可過而至於咈人情也哉

中孚卦說

小過卦說

四柔在外而二剛居中柔過於剛也故曰小過以全體言之則剛中故亨利貞以二體言之則剛不中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謂飛鳥之遺音能順而下不能逆而上雖因六畫有飛鳥之象而言之要之震上艮下在小過之時宜過於止而不宜過於動也祖始也謂初也六二以柔在內卦之中妣也二在初六之上而以柔中過其祖而遇其妣也君謂五也二臣位也六

與二皆柔而不如六五柔居剛位不及其君也以柔而居臣位遇其臣也柔雖過於初而得妣之中六與二雖皆柔不及於五而在臣之位故雖小過而无咎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唱而陽不和陰之過也弋而取其在穴隱伏之物弋之過也六五雖亦小者之過未能澤物而居尊得中動亦可以有獲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初六在小過之初艮止之下過而未形者也故先有飛鳥以凶之戒言其初之不謹則其終末如之何也上六

在小過之終震動之極無所遇而過之甚也故終之以飛鳥離之凶之辭言其離於凶災蓋自取也若夫九三九四兩陽爻非過者也故皆以弗過言之九三雖弗過而應於上六當小過之時不可以不防也不防則或為陰所傷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雖弗過而應於初六初雖未至于過而將過也故惟知相遇之有厲而戒之則勿用而永守于貞矣故曰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然則聖人於陰爻言過而於陽爻言

弗過且有防之戕之往厲勿用之戒其為君子慮也豈不切哉

既濟卦說

坤上乾下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天地水火之象言之則既濟若未可以同於泰以乾坤之畫觀之則乾畫居坤之中而為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畫居乾之中而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乾坤不

居正位而坎離居之則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之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不唯六爻相應而柔剛之位无一之不當以是爻而居是位則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則其為既濟也豈不大哉易中諸卦六爻皆應者凡八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然其當位而應則惟既濟而已此所以小者皆亨而有初吉終亂之戒也知小者之亨則天下无可為之事知初吉終亂則天下有不可勝窮之憂以其剛柔之應過

於交泰之時故其卦下初吉終亂之辭早於城復于隍之戒此聖人所以不畏多難而畏无難者也初九六四剛柔之相應也故初以陽剛當始濟之時雖曳輪濡尾而无咎以其有應而可以濟也曳輪謂其勇於行濡尾則初濟之象也四當水火之交雖有新繻而不棄衣袽之敝以其不忘濟難之始也繻謂繒采衣袽獘衣也六二九五亦剛柔之相應也二以柔中故雖有喪而勿逐自得五以剛中故雖薄祭而可以受福言當既濟之時

中正相應則无往而不利也唯九三以陽剛在下卦之上居離之極有甲胄戈兵之象恃其既濟而欲以威服人者也故雖克鬼方而不免三年之憊泰之九三類也上六以陰柔在既濟之終居坎之極有窮而遇險之象恃其既濟而終亂者也故濡沒其首危厲可必亦泰之上六類也

未濟卦說

未濟不特坎離之不交而已三陰三陽俱不當位又濟

難之材非陽剛不能而其陽爻一極于卦外二揜于三陰之中皆不足以有濟也故曰无攸利又曰未濟男之窮也然而猶曰未濟者柔得尊位而剛柔相應今雖未濟而終必有濟者也初六在坎之下而以陰居陽位不量其材而妄欲求濟者也故曰濡其尾吝言其不能有濟也在未濟之初而妄以為可濟不能要其始終者也故象曰亦不知極也六三在坎之上而亦以陰居陽位亦不自量而妄求濟也故曰未濟征凶言往則凶也然

將出乎坎而上有上九之應終亦有濟者也故又曰利涉大川六五雖柔不當位而虛中居上有九二剛中之應上以謙光接下下以孚實應上雖未濟而可以有濟者也故曰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此皆以柔之不足濟難而為之訓戒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乎五可以有濟也然以陽居陰位則有不能進之象故曰曳其輪貞吉所以勉其行也九四陽剛出乎坎險亦可以有濟也然陽不當位而下應于初則亦有不能進之象故曰貞吉

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亦所以勉之也上九以陽剛居未濟之極而下有六三之應時之將濟交孚燕衎而可以有濟者也然剛柔皆不當位則燕樂之過至於牽惑没溺雖有孚而不足以乗時濟難矣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此皆惜夫剛之失位而為之訓戒也未濟于初六言濡尾之吝而于九二言曳輪之吉當未濟之始柔不足以有濟而剛中可以有行也既濟于初九則併言曳輪濡尾之无咎當既濟

之初剛能有行以濟難則尾雖濡而无咎也因濟而言濡尾則同其未濟既濟則不同也既濟于九三言伐鬼方小人勿用恐陽剛之過而戒之也未濟于九四言震伐鬼方有賞于大國為其陽不當位而勉之也因離之甲胄戈兵而言伐鬼方則同其戒之勉之則不同也既濟之上六陰雖當位而在既濟之極故有濡其首之戒未濟之上九陽不當位而在未濟之極故亦有濡其首之戒陰陽之爻雖不同其在一卦之極則同也未濟既

濟坎離之反對而成也未濟則必濟既濟則復至于未濟消息盈虛之理循環无窮此所以為易也